

農村素描

豐收的時候

王敏王

夜還沒有離去的跡象，四周仍然黑黝黝的。時裏的老公雞已經拍着翅膀：「咕咕！咕咕！」引頸長啼了。小公雞連忙學着「咕咕」。只大半聲，氣便接不上「咕」不下去了。其餘的母雞也都被吵醒，在埕裡咕咕地叫。

阿桂聽得雞啼，便把枕在臂上的小毛，輕輕地放下，阿毛睡在裡頭，沒有動。她穿好衣服，用火柴劃亮了石油燈。她的丈夫福才仍舊呼呼有聲的鼾睡着。他拿了燈，隔手蹣跚的輕輕的開了門。睡在裡頭的婆婆却聽見了，含糊的問：

「你起來了？阿毛的媽。」

「唔。」她沒有回答什麼。

他仍提着石油燈，走到廚房裡，舀了許多水放在鍋裏，拿些柴草在燈上一點，竄進灶口去，灶裡便畢畢剝剝的燒起來，於是屋子裡煙騰騰的。她一面照顧柴火，一面拿米洗菜，心裡盤算着：「一二三四：再加二個，攪總九個人吃飯……今天請人割稻。割進來，那個食快要變壞了。」她想得很高興，手腳也更輕快些。

老公雞繼續在啼，小公雞繼續在學。母雞們仍咕咕的，外面還是黑黝黝的。

福才這時也起來了，拿着石油燈，開始找雞籠，尋雞刀的。

不料小毛却醒了，「XYXY」的在哭，阿桂跑去看時，婆婆已經把小毛裹在懷裡，她的小姑金枝也到廚房幫阿桂的忙。

「福金，起來呀，這樣愛困。起來叫海林和火生叔來吃早飯。」老太婆在催。

廚房裡熱騰騰的，阿桂在切呀炒呀的忙。金枝幫着燒火，老太婆懷裏兜着小毛，兩手似拍非拍，口裡似吟非吟，希望小毛再睡下去。

「照我一照呀，這裏看不見。」金枝的丈夫海林的聲音在門外嚷。金枝連忙拿燈照過去，笑着說：「你難道沒有夜眼嗎？」說得大家都笑了。

不一會，福金和火生，也一同過來。阿桂把熱烘烘的菜，一碗一碗的端上桌，大家圍上去吃。

老公雞，小公雞，啼得更密，這時窗縫裡透進一線白茫茫的光。

二

福才挑着糶筐走在前面；福金和海林抬着一口穀桶，走在第二；火生也挑着糶筐，走在後面；金枝扛着捲起的蓆簾，拖在最尾巴。東方抹着魚肚色的白，田野裡空濛一片，遠處飄着一縷縷的炊煙，露水沾在赤着的腳上，有些涼陰陰的。

到了他們的田邊。蓆簾，穀桶，連統統放下，每人取了一把鐮刀，福才首先跳下田，捏住要割的第一把稻子說：「今年一定豐收的。」

「好，那怕十二擔，十五擔，我們都擔得回去。」旁邊的人湊興着。

鐮刀迅速地勒過稻稈，沙沙地響。五個個着的身子，在蠕動，稻穗也在蠕動，索索有聲。

。被割去的空處，漸漸地擴大，好像五條肥壯的蠶，吃着一片大桑葉。

一會兒，福才停止了刈割，對海林說：「來，海林，我們打吧，讓他們割。」

海林便和福才放好穀桶，擡起蓆簾各拿一把稻，一上一下的在桶口打起來。

「蓬蓬」的聲音響得很重，穀子像雨點般落下，又像珍珠般在桶邊跳躍。不一會，桶底便鋪滿了黃澄澄的穀粒，福才笑着說：「滿天滿地。」

太陽慢慢兒在東面的山後升起，有幾個孩子，拿着蒲草的穀子，很早就站在田裡專候落穗，準備回去喂雞鴨。

「我也來打。」福金丟了鐮刀，捧了一把稻子，到桶口碎蓬的打起來，他簡直發瘋了似的，拿得快，打得快，也丟得快。這樣難免把一些穀粒拋出桶外，福才看了有些心痛；他說：「阿金不要這樣猛，穀子落掉可惜呀！」他以大哥的身份吩咐。福金沒有聽見，仍舊發瘋似的打着。看看割好的稻快打完了，海林開始報復性的玩笑說：

「阿枝，快割呀！我們沒有割打了，只有打你的屁股！」

「打屁股？哼！打你的臉！」金枝看見後面趕得緊，本來低着頭起動的向前割。這時她聽了海林取笑她，便直起頭來說。

「呵呵，打我的臉？你這個蠻貨！」海林笑着說。

金枝再度直起頭來，額上滿了汗珠，烏黑的頭髮，被晨風吹得拂動着，紅潤的面龐，給太陽照着，更見紅潤，豐滿壯實的身軀，不能算是苗條。她拿着鐮刀指着海林說：

「打你的臉！怎樣？打得你叫老娘，哈哈，」她毫不留情地說着，笑着。笑得彎下身，又用鐮刀去割。

「你這樣壞，唔。」海林淡淡的說。他覺得這是他自己討沒趣。又好氣，又好笑，心裡却也甜蜜蜜的。

三

雖然秋天，在中午還是熱的。炎熱的太陽當空直照；成熟的稻子乾巴巴的透不過氣來，像要枯萎下去的樣子；田土開着裂，冬生的小麥却綠油的長遍田塍上。

福才和火生在穀桶旁邊午睡，下面墊着稻稈，上半身赤着，赤黑的肌肉，胸脯均勻的一張一收，半天的疲勞，使他們呼呼入睡。穀子已挑了幾擔回去，旁邊放着幾隻空糶，碗筷，飯桶，零亂地在一邊。福才的父親，在太陽昇到丈把高時，就牽着牛與孫兒阿毛——一個七歲的孩子，走近田野去牧牛。這時也坐在田塍上低頭打盹，只有阿毛，獨自起勁的把泥土挖起來，搓揉捏，做出一個圓的，一會又做出一個長的，專心一意地在創造。

（未完下接二六頁）



打你的臉！怎樣？

(上接二十三頁「粵收的時候」)

福金，海林和金枝，本來在田那邊的樹腳根憩着談天，可是成群的蚊子叮得他們遍體發癢，於是三個人離開樹下，走過田來。金枝走近阿毛的身邊說：「你做什麼？」

阿毛仰起頭來一看，原來是他的姑姑，他舉着一隻小泥手說：「我……做一個……」兩隻又圓又黑的眼晴，對着金枝傻笑。

「做一個牛，做一個牛好耕田。」金枝湊興指教着。

「好的，做牛。」阿毛把做一半的泥又揉捏捏的，打算重做牛。

福金已把他的哥哥和火生喊醒，五個人開始下半天的工作。現在是讓火生和福才去打他們三個年青的割。鐮刀又開始沙沙地響，穀桶也再蓬蓬的吼起來。

「二更裡來月正明，小妹妹開窗等情人。」他繼續唱下去，鐮刀沙沙的飛過去。

「不要臉。」金枝轉過頭來看了他一眼，似嫌非噴的讚嘆說，兩手仍舊用力割着稻。

海林覺得金枝在注意他的唱歌，不管她愛聽不愛聽，他都覺得很高興，於是唱得更嘹亮：「三更裡來月當空，小妹妹會郎在房中。」他唱到這裡，非常得意。全身都充滿着力量，鐮刀儘管閃電似的飛過去，稻稈應手而倒，一會兒，便割了一大片。

「四更裡來……」歌聲，鐮刀聲，打稻聲，疾行有致的飄揚在陽光普照的田野裏。

阿桂在忙着晚飯，小毛背在背上已經睡了。快要落山的陽光，從窗洞裡射進來，淡淡的投射在烏黑的泥牆上。公雞母雞們，探頭探腦的走近牆邊，打算進窩去睡覺。阿桂的婆婆，剛從晒場上收好了穀子，帶着香斗回來，隨後福才，福金等四人各挑了一擔穀子也到了。

灶口的火還在燒，福才問他的妻子：「晚飯好了嗎？」

「快好了。」你索性把晒場上的穀挑回來，有一擔我已經搗過，倒進倉裡去好了。

「阿桂一面說，一面作菜。」這時金枝揹着捲起的蓆絮，和阿毛也回來了。一到門口，金枝就把蓆絮放下，替她的父親去關牛欄，阿毛進門便對他母親說在田裏如何割牛的事情，却又夾七夾八的說不清。

外面的光亮已漸漸暗去，阿桂點起石油燈，屋子裡瀰漫着乳白色的光。繁氣籠罩了整個房子，人又包圍着桌子，福才拿起酒瓶子，依次斟了一杯，舉起杯子說：

「今天全靠大家，喝一杯。」

所有的人都喝下去，福才又依次斟滿，他一邊拿起碗子點着碗叫大家吃，一邊高興的說：「今年真是不錯，我以為這田最多十擔，那知十一擔只欠一畚斗，哈哈，真料想不到會如此豐收。」

「哈哈，是料想不到的。」老頭兒也十二萬分高興。

「我名叫福金，海林去幫我，後天我那塘邊一坵，黃得快要枯了。」火生慢吞吞的說，褐色而打皺的臉陪笑着。

「應該的，大家幫忙，」老頭兒回答。

海林似乎又想起了什麼，停下筷子，說：「叫金枝也去。」

「好的，我都要。」火生笑着。

「來，吃，趁熱。」阿桂新端來一碗菜，福才招呼着，許多碗子落在同一碗裡。屋子裡熱騰騰的氣，充滿着酒，飯，菜的香味。小毛已經到祖母的懷兒裡。阿毛也靠在他祖母的膝頭睡着，做泥牛耕田的好夢去了。外面又是黑幽幽的。

解決小麥田除草之勞苦！

殺草劑 2.4—D「石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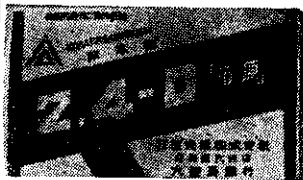
美日
特許

小麥田之雜草立即全部枯死；省工省錢，小麥無害，反而增加收量。

★小麥栽培農友們注意!! 處理時期：播種後 22—35天。

★請參閱!!「豐年」4卷22期7及19頁，5卷19期10頁，6卷21期9頁。

現品供應，請即時訂購，以利及時施用



◎請注意有冒牌或偽造品；
請向貴地農會，敝行及指定經銷處採購以免受騙。
(請認明敝行包裝如左圖)

◎說明書函索即寄 (請附郵票4角)

石原產業株式會社

臺灣總代理店 **大豐農藥行**

臺北市寧夏路 23 號 電話：42161

增產報國綠化寶島 請用花房的種子保證優良

主要營業種目

一、林業種子 (造林、經濟林、防風林、道路林、各林業、種子均備)

二、花卉種子 (四季各種鮮花種子、鮮花球根、均備)

三、苗木 (果樹、觀賞用樹、學校教材花樹、林業種苗)

◎柳杉苗一尺—一尺五寸有現貨

◎純沖繩採收琉球種子入荷
敬場自行出版說明書及其他參考資料內容豐富免費贈送
歡迎各界人士索閱者請寄郵票四角當即投郵奉送無誤

本場地址臺北市迪化街二段三三巷五號
花房園藝場
郵政劃撥儲金：一二三三三號